

有两个爷们，他们虽不相识，血液里有同一种冲动：骑行环中国。他们各自从上海出发，一个骑了8个月，一个骑了6个月。路上，他们曾同时在一家食宿点吃饭，却不曾相识。直到两人都回到了上海，才发现彼此都是骑行客，甚至连两个人的朋友圈都有着很大的交集。逃不掉的，总要相见。“这是骑行的缘分”。



两个爷们的环中国梦

文 | 赵艺婧 图 | 受访者提供 制图 | 陆楠祯



羊信
土生土长的朱家角人，在西井街上跑着长大，热爱户外运动。

他说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像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一样，我只知道现在只要有空都要出外骑行一阵，有时一个人，有时三五好友。当我骑上了自行车，就想骑着，骑着，一直骑着，希望路没有尽头……”



强子
黑龙江佳木斯人，2006年南下上海跑业务，又去云南、成都、西藏，再没回过老家。

他说，“大脑的充电器就像在脚底，当我一下一下踩着自行车踏板，大地的心跳就这么颠簸着传递上来。”

骑行，本没有故事

羊信再三说，骑行的路上没有什么故事，骑行，就一直、一直向前骑。

由于长期驻扎在朱家角，羊信总是能遇见许多城市骑行客。他们从上海市区骑到朱家角，或者开车来朱家角，绕着青浦的淀山湖骑行。因为靠得近，羊信也骑淀山湖，此外上海周边古镇也是都骑过的，乌镇、西塘、南浔、苏州。这样的短途不需要计划很多，随时可以上路。

但环中国的长途骑行，羊信居然也没有什么计划。2011年2月4日出发的时候，羊信甚至没有想好究竟要走到哪里。也许能骑到云南，也许更远，能骑多远就多远吧！后来，羊信不仅骑到了云南，又继续骑到了西藏、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宁夏。10月24日，羊信在兰州结束了他的骑行。本来还想继续去东北，完成环行中国，但天气实在太冷了，“以后再去吧，就还剩东北三省和台湾”。如此，从上海到兰州，沿着国境线和海岸线，羊信有整整八个月在路上。

“出去玩，要么景色好，要么遇到的人有故事，要不然，在路上吃，吃不好，睡，睡不好，多难过。”这是黑龙江爷们强子的观点。骑行本没有故事，故事都是路上遇到的人和景赐予的。最让强子唠叨的是，各个地方好吃的东西他都没有吃到。

吃不到美食是因为“没有钱”。强子计划要骑到拉萨的时候，兜里只有2000块钱。后来朱家角的朋友给他凑了一些，他又想办法借了3000块，出发的时候，身上一共有6000块。2011年6月份出发，12月回来，强子有6个月的时间“虐”在路上，扎帐篷睡路边，喝凉水啃干粮。

“在路上我一共骑了5个月，在新疆和成都我玩了一个月，因为当时车子刚好摔了。玩着玩着都不大想继续骑到西藏了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牛皮都吹出去了，不能把牛皮给吹爆了呀。”于是强子也走了羊信走过的“新藏线”，一路骑到西藏。

这条线是少有人骑的，因为不好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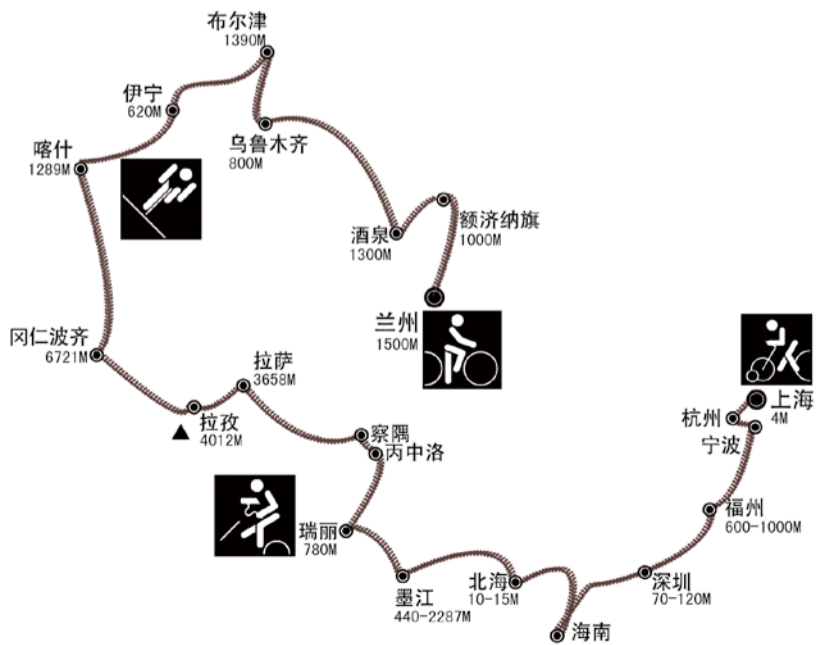
爷们才选择的路

新藏线有一段900多公里的搓板路，行家形容，有一万条减速带。那段路，一天能骑70-80公里就很了不起。搓板

路上，人骑不动车，每踩一步，需要整个人立起来，站在脚踏板上，借助重力往下踩。漫天都是灰尘，十几天不能洗澡是常事，人整天灰头土脸的。臀部早已被搓板路颠得习惯了，练成了铁屁股。如此一折腾，强子几乎成了“野人”。他心是野了的，从黑龙江来上海，习惯了漂在外面，六七年都未曾回去过。他的样子也是野了的，骑行在路上，头发又长又纠结，浑身晒得乌七墨黑，有时候干脆裸着上身，下面穿一条破破烂烂的中裤。车子的后座上拴着他的家当，背包，破破烂烂的防潮垫，还有帐篷。除了一辆山地车看着还有点像样，其他的都像是“野”的。

在这段路上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能躲过一番泥泞的洗礼，都要“野”一回。骑车决定了旅行方式的“自虐”性，挥汗如雨的同时不知不觉摒弃庸常生活累积的种种懈怠、琐碎，身心都变得单纯轻盈。

“我很害怕城市，一路上都避开城市在骑。”羊信从上海青浦出发，途经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海南，一路难免要经过许多大城市。



2011年2月4日，羊信从上海青浦出发，途经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海南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宁夏12个省区，沿海岸线和国境线骑行，10月24日在兰州结束。共计262天，骑行时间1078小时；骑行总里程17456公里。